



元代地理方志

上卷

一三



社

元代地理方志 上卷

元代
史料叢刊
初編

黃山書社

欽定四庫全書

至元嘉禾志卷十六

元 徐碩 撰

碑碣

錄事司

重建州學記

宋有天下遂以文治至慶厯中仁祖始命郡國立學宮
聖聖相授逮崇寧初徽宗皇帝因故業而大之學校始

欽定四庫全書

至元嘉禾志

五三六

遍天下遐方僻郡莫不興行仁義遵先王之業循前聖之軌與中州之士校功爭能既更兵火郡縣之學率皆湮替不振聖上閔焉乃紹興壬戌二月丁亥制詔諸路守臣興學如故事於是右奉議郎直秘閣知州方滋言郡舊有學在望雪門之西偏建炎中本郡因仍簡陋即州治之東故賓館以為學規模湫隘不足以贏來學之士前臨河渠旁迫治所誼囂混淆失夫古人處士於燕閒之義請更諸舊基以詔令從事四月壬午上尚書省

禮部以為宜是年壬戌下其事於州乃審面勢計間楹量功庸慮材用諏日庀事賦諸任職之吏而時視之取財於興利之餘積貲於經用之外屬徒於復作之隸凡百工之用售值於官者皆厚於私家上不諗有司下不煩民力功甚大而人得以食其力役踰時而衆無所病其勤作殿於前以奉我聖師築堂於後以講術業齋宿有所弦誦有舍步櫚周垣門庖溷浴莫不備具先是學無書籍乃市書於四方略備貯之以庫而謹其出內焉

屋凡七十有三間高明輪奐無限厥初以六月乙亥始
事以十月庚申告成邦士大夫羣儒遊士耆稚畢會仰
視嘆息咸多太守之義曰是能欽天子之詔而承之以
敏矣其將以是為風化之原接邦人於道也可不有載
乎於是太守重違其意以書具其事來告願有以記之
予辭不能復謂予再官於秀出入四年其獨無情乎因
為之記曰夫仁義治化之本禮樂所以文仁義也而學
校所以寓禮樂也故大司徒以六德六行教民而終之

以六藝則所以文仁義者有其具矣以六禮六樂為教而必肄之於學則所以寓禮樂者有所矣仁義無以文之則人不知孝弟之可樂禮樂無以寓之則方且蔽在有司掌於容官何以習民之視聽哉故古者行禮必於學是以鄉大夫既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曰和曰容曰主皮曰和容曰興舞說者以為和謂其閨門之內行也容謂其容貌也杜子春以和容為和頌謂其能為樂也蓋庶民無射禮獨有主皮之射

故卿大夫因行鄉射之禮而覽視之夫既登其賢能而使之有所勸又詢之以禮樂而使之有所慕斯民之從之也無難矣然則學校之教豈徒逮於學士弟子哉雖庶民亦與也為治者可不務乎今太守既能承天子之詔興起黌舍以崇鄉里之化是當有載也太守字務德世家相廬賢而有文理其為秀治迹甚衆興學校以育人材乃其一事云耳紹興癸亥十月辛酉襄陽張

嶠記

唐相陸宣公祠堂記

古者建學校先聖先師各因其國之故國無其人然後
合他國而釋奠焉由漢以來凡先聖先師之位雖定於
一然郡邑先賢亦往往祠於學宮猶古意也唐史載陸
宣公贄蘇州嘉興人後晉時吳越王允瓘奏以嘉興置
秀州城東橋以宣公名者先老相傳公所生之地郡學
故有公祠今郡守直顯謨閣東平呂侯正已復緝而新
之維秀陪翼行都典治為天下劇侯獨置迎將期會之

欽定四庫全書

至元嘉禾志

煩表公以風厲多士其知本務矣初公事德宗入翰林為學士方禁旅四出伐叛公深以根本為慮論居重馭輕之勢至熟悉也未幾涇卒內訌迄如公憂奉天艱難之際雖號親近而志實不大紓職在書詔因得具著天子悔過罪己之意聞者流涕人心已離而復合以使事抵李懷光於立談頃拔李晟之軍已而平賊泚收長安獨晟軍是賴官守所及略見一二已足以再造唐室苟帝以國聽焉其所就何如哉起建中厯正元垂二十年

離合從違之變繁矣確乎其不移溫乎其不對亶亶乎其不厭所積之厚豈世士所易窺耶晚節為相經世之業出之固有次第始建白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議輒見格然綱條本末載於章奏者尚可復也既貶忠州闔戶人不識其面專以方藥自娛蓋畏天命畏大人負罪引慝於幽暗隱約之中其志念深矣雖德宗雄猜忌刻猶勞問有加非公之忠敬有以發之耶彼謂避謗不著書殆知公之細者也秀維公里雋彥林立公之精縕列於

鄉論者舊矣故於祠宇之成誦所聞以質其中否焉淳熙四年四月旦日東萊呂祖謙記

府學新創小學記

古者學有等序教不陵節自書計誦舞以往所謂流水盈科草木區別截截不可徑詣闕黨速成申戒明甚小學之設為是歟後世仕進階文藝且經傳子史浸多必於始學培其基本故訓子姪者有戒以潢潦無根勉以月閱一箱等語雖賦姿有利鈍惟穉齒易精通督授以

時孰量所到然富窶不齊範師殖學力或弗逮則以公庠代私塾其庶幾乎漸右密拱行都在在小學禾興獨闕前後郡博士有志太息良由郡學褊隘創置無所糧儲之贏莫可資焉嘉定庚辰鄉同年吳君杜分教初筵亟請於郡廣學宮而新之明年學成規圖宏壯迺即東後廡之屋五楹葺為小學几席用器畧具其秋開補生員遴選職事二人俾主訓道同給於郡前駕部鄭侯定始之令戶部朱侯因而樂繼焉學田舊為豪民及浮

屠冒占殆數百畝君極力歸復用饒朝暮課程詳於私塾規式倣於上庠於是邦人翕然願以子弟入學誦弦洋洋一改羣聽君之加意士子誠大小畢舉矣噫創學以淑童卬師儒之功也遣子以就教養父兄之賢也循蹈規程進脩業履以無負於父兄師儒之訓其責獨不在爾子弟乎若乃掛名籍以尚觀美聚嬉戲而虧全功齒日以長後將噬臍是豈先生所望於爾者因書以為戒云又明年甲寅文林郎國子正高熙績記

重建觀頤堂記

凡學校養士各就食於位觀頤有堂獨樵李為然合異而同不相淆亂此意善矣然地本鹺廩常居濕蒸屋老而欹勢且覆壓移食於齋衆不謂宜余視事數月亟請於郡侯莫叔益得錢五十萬撤而新之工徒既畢舊觀復還填然鼓聲少長咸集升降坐起禮儀肅莊乃歌曰厦屋崇成昔陋今盈匪伊我居言依於仁齋厨有食昔枵今實匪飽我粒言飽於德余聞而進之曰侯之養士

厚矣士亦知所以自養乎觀頤則易自求口實則難觀
頤觀其所養也口實觀其自養也二三子勉之紹定二
年己丑歲十月郡文學黃夢高記

府學承置柴蕩記

麟瑞鄉柴蕩秀學之舊物也淳熙四載顯謨呂公典是
邦給佃於學呂助都養計五百餘畝隸嘉興或樵或租
所得尚薄越五六年地力日盛根苗滋益繁延袤數里
葱蒨彌望為蘆而當錢之百者萬束而薪芻不與焉彊

有力者實租之不得而擅也收緡錢百有二十除三之一以輸賦去歲有旨粥官產前守都大趙公以廩粟不繼將在學所有舉籍以戒令佐毋得估用是晏如無復經念無何狡謀發於不虞濟以黠胥舞權巧為伺郤當貳車攝事復令官估晦錢七百貧民挾多資志於必得增晦錢三千三百一十有一今春朱輻易鎮方應酬紛雜乃變租為佃撓法豪敗若士子若走隸無一知者其詭闕如此逮索逋始言讐為己業即以其事列於郡於